

春來了

◆ 撰文 / 林碧玉

揮別了多災的二〇〇五年卻揮不走心裡陰霾，儘管溫室效應的因素，全球處處有暖冬的現象，但遠在彼方遭受地震災害的巴基斯坦喀什米爾山區，隨著海拔高度的不同，正遭風雪交加侵襲，災民無家可歸只得挖著地洞藏身避寒，無情的大雪無法阻擋，一波波接踵而來，透過寒風，或壓扁遮蓋、或侵入洞中，於是受凍往生災民與日俱增，消息傳來怎不令人唏噓？

前往巴基斯坦第一線賑災的慈濟醫療團隊，悲憫與救人之使命交錯，在災區鼓著勇氣走過邊走邊爆破的崎嶇不平道路，跨越搖晃不已的吊橋，使命使然勇往前進，為的是提供災民一線希望，至今返台雖有一段時日，心裡卻懸掛著在災區受寒受凍的穆斯林朋友(回教災民)。

幸有好消息傳來世紀大海嘯受難斯里蘭卡、印尼亞齊災民，在慈濟人努力推動興建下，兩地大愛屋均已部分完成，災民有家可歸了，新家是經證嚴上人親自參與規劃，整個規劃設計包括有社區活動中心、清真寺、教堂、學校等完整社區，規劃後並興建實品屋供災民參觀提供意見，是尊重生命、尊重災民最具體的展現。

而印尼亞齊為大愛屋啓用，更提供

義診為災民治療痼疾。當大醫王們踏上亞齊的土地，深深為親眼目睹之災害遺跡所震撼，尤其是走在萬人塚上，憑弔那間往生的數萬幽魂，舉目所見怵目驚心，撼動醫療團隊的心靈，激起敬佩在第一現場，艱辛推動賑災工作的慈濟師兄姊們。團隊們走過現場感觸良多，紛紛發願把握當下付出愛。難能可貴的是大醫王們，撰寫賑災義診心得，據說麻醉部陳宗鷹主任為輸入中文文字煞費苦心，最後提起紙筆漏夜伏案；促使他們撰寫的動力，是那一種顫動心靈的牽掛，唯有曾經走過才有可能意會心傳。

所謂上醫醫國，在網路蓬勃發展的年代，關懷世界並不困難，只是我們願意投入關懷行列嗎？證嚴上人除了關懷貧病者外，更關心日益轉壞的醫療環境，尤其是醫病關係的重塑，生命本無價，實無法以買賣交易，病患如何轉換消費者角度，轉為感恩醫師救命之恩呢？在功利彰顯的濁流中，很少人會想到，一個醫師成長或養成的過程，是非常艱辛的，例如大林骨科簡主任的爸爸，雖然家庭不富裕，為了培養簡醫師，在他初中時就送他到台北就學，夫婦勤奮耕作以供兒子學費，可憐小小年紀被迫離家，思親之情急迫，搭夜車返回嘉義大林看爸媽，卻遭父親責怪趕他回台北，

並下令不准學期中返鄉，可憐小小年紀思鄉情怯，只得偷偷搭乘夜車到斗南，再步行數小時回到大林，又擔心父親生氣不敢進家門，只好躲在甘蔗園裡，遙望父母親耕作的身影至天黑，略解思親之情再北返，歷經數年思親之情難斷，求學之路更不能懈怠，直至醫學院畢業，一聽慈院要在大林建院，終於為他找到一條通暢回家之路。所謂善孝者必為良醫，聽聽他成長的過程，再聽聽病患肯定他術德兼備，這一條路走來有笑有淚。

台北分院神經科林主任，則是因為父親罹患巴金森症，誓為良醫並發願走入巴金森醫療領域。當一位先生陪太太前來看病，林主任一眼望出自認為健康的先生可能罹患巴金森症，經檢查證實肉眼所診斷，多年來林醫師一直照顧這一對夫妻的健康。甚至台北分院啓用初期，該病患前來急診需住加護病房，台北分院因加護病房滿床無法收治，只得協助轉他院加護病房治療，林醫師仍然每天前往該院多次看護，視病如親、勤奔波無怨尤，夫妻倆感受林醫師之愛，醫病之間成為好友，他們每次到醫院回診時，總不會忘記為照顧病患誤餐的林醫師帶個自製的便當，醫病之間情同莫逆。當林主任在電視上敘述此段醫病情，且敘述對已臥病在床多年的父親孺慕之情，如何細心為父親翻身、換尿片等等事宜，據悉林媽媽及這一對病患在電視機前哭紅眼睛，誰又能說醫界少了

典範呢？

如此醫病之情，為冷漠的買賣醫療注入一絲絲溫情，期待能激起一些些溫馨醫病漣漪。而心臟科的黃醫師則是不捨糖尿病患遭受截肢之慟，苦思為病患做腿部血管支架較冷門之醫療，只為保住病人雙腿而付出愛。

兩年前一位郭姓病患跌落山谷，經五天無人發現，據他自己敘述，在無奈中不斷呼喚證嚴上人救他，是巧合？是奇蹟？被登山客發現，通告救護隊。送來花蓮慈濟醫院時，頸椎受傷、頭皮破裂、傷口長滿蛆，經許醫師細心為他拿掉一條條蛆，事後許醫師及團隊們說，看到密密麻麻的蛆遊走在頭部及腦內，全身不由起雞皮疙瘩，但念頭一轉卻轉為感恩心，感恩因為有這一些蛆，及時將郭先生腐爛的肉吃掉，反而對郭先生傷口有幫助。

想想這群大醫王們，學醫歷程一路走來，面對生命壓力及學習壓力，卻仍然以毅力而不退其救人之初衷，無論走在災難現場，無論搶救生命於呼吸間，經常天人交戰，卻也不改其悲心，甚至連微小的蛆，他們都會以感恩心來對待，大醫王的愛豁然驅走心中深深陰霾，喔！二〇〇六年春來了！醫療團隊莫蹉跎，志為人醫不退縮！

